

心灵哲学丛书

高新民 — 主编

心理与物理 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探究

刘明海 — 著

 科学出版社

心灵哲学丛书

高新民

主编

心理与物理

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探究

刘明海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与物理：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探究/刘明海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7

(心灵哲学丛书)

ISBN 978-7-03-045016-6

I. ①心… II. ①刘… III. ①心灵学—研究 IV.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0803 号

责任编辑：邹 聪 王首艳/ 责任校对：李 影
责任印制：徐晓晨/ 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B5 (720×1000)

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1/2

字数：431 000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心灵可能是世界上人们最为熟悉，也最为神秘的现象了，正所谓“适言其有，不见色质；适言其无，复起思想，不可以有无思度故，故名心为妙”^①。在一般人看来，“心”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却不曾有哪个人看到或碰到过它，但若据此就说它不存在，似乎又说不通，因为心不只存在，而且还可将自身放大至无限，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心“并不封蔽在各个小我之内，而实存于人与人之间”，它能“感受异地数百千里外，异时数百千年外他人之心以为心”。^②

人类心灵观念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思维。尽管其形成掺杂有杜撰的成分，其本体论承诺也疑惑重重，但它所承诺的心灵却在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中享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例如，迄今为止，它仍是哲学中的一个具有基础性地位的研究对象。正是由于存在心

① 天台智者：《法华玄义》卷第一上，《大正藏》第33卷，第685页。

② 钱穆：《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0页。

灵，才有了贯穿哲学史始终的“哲学基本问题”。当然它也历经坎坷，始终遭受着两方面的待遇：一方面是建构、遮蔽，另一方面是解构、解蔽。

心灵问题常被称为“世界的纽结”、“人自身的宇宙之谜”，是一个千古之谜、世界性的难题。它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睿智之士，为之殚精竭虑、倾注心血，而这反过来又给这个千古之谜不断地穿上新的衣衫，使之青春永驻、历久弥新。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致思取向在心灵的认识方面也会判然有别。例如，西方哲学在科学精神的影响下，更关注心灵的本质、结构、运作机制等“体”的问题，而东方智慧由于更关注人伦道德问题，因而更重视寻觅心灵对“修、齐、治、平”的无穷妙用。但不管是哪一种取向，在破解心灵之谜的征程上仍然任重道远，甚至可以说我们目前对心灵的认识尚处于“前科学”的水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认识和方法犯了某种根本性的错误（如吉尔伯特·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未能真正超越二元论，因而对心灵的构想、对心理语言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来，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构心灵的地形学、地貌学、结构论、运动学和动力学。

应该承认，常识和传统哲学确有“本体论暴胀”的偏颇，但若矫枉过正而倒向取消主义则无疑于饮鸩止渴。从特定意义上说，心灵既是“体”或“宗”，又是“用”，它不仅存在，还有无穷的妙用。说心是“体”，是因为人们所认识到的世界的相状、色彩等属性，以及世界呈现给人们的各种意义都离不开心，因而心是一切“现象”的本体和基质，是一切价值的载体，也是获得这些价值的价值主体。说心是“用”，是因为人的生活质量好坏、幸福指数高低、能否成为有德之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之所使，正如天台智者所言：“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心能地狱，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圣贤。”^①由此看来，心不仅有哲学本体论和科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体”、本质和奥秘，也有人生价值论意义上的“体”和“用”。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中国自先秦以降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灵哲学”：从内心来挖掘做人的奥秘，揭示“成圣为凡”的内在根据、原理、机制和条件。从内在的方面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心学，可称为“价值性心灵哲学”，而从外在的表现来看，它又是典型的做人的学问——“圣学”。

① 天台智者：《法华玄义》卷第一上，《大正藏》第33卷，第685页。

在反思中国心灵哲学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同样会遇到类似于科学史上的“李约瑟难题”：17世纪以前，中国心灵哲学和中国科学技术一样，远远超过同期的欧洲，长期保持着领先地位，或者说至少有自己的局部优势，但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李约瑟也承认，东西方人的智力没多大差别，但为什么伽利略、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来自欧洲，而不是来自中国或印度？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为什么如今原创性的心灵哲学理论基本上都与西方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带着这样一些疑惑、觉醒意识和探索冲动，一些中国青年学者踏上了探索西方心灵哲学、构建当代中国心灵哲学的征程。本丛书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它们或许还不够成熟，但毕竟是从中国哲学田园的沃土里生长出来的。只要辛勤耕耘、用心呵护，中国心灵哲学的壮丽复兴、满园春色一定为期不远。

高新民 刘占峰
2012年8月8日

前言

黑格尔说：认识自己的心灵，这是多么费力的一件事。在人的一生中，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甚或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学者，都会或早或晚地遇到一个颇为头痛的问题：心为何物？或者说我们的精神、意识、情感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何它使得我们有时喜极而泣有时悲痛欲绝？进一步的问题是：心如果存在，它以什么形式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它与我们的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关系？我们能否知道他人的心？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心物问题”（又称为“心身问题”）。

中国哲学认为，“致知在格物”，格物便是穷理，即物穷理，穷理便是穷究事事物物中的理，从而体认本体之理。天下万物都体现着理，有一事物便有一理。当我们研究心是什么的时候，就是穷究心之理，即心理；当我们研究物是什么的时候，就是穷究物之理，即物理。那么，心理与物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中国理学家反对从物理之中寻找二者同一的根据，王阳明著名的“格竹”便是证明，他尝试从人类的心理或心性之中寻找答案，“然学之

道，必先明诸心”（程颢语），“本以心穷理，而顺理以应物”（朱熹语）。西方哲学家虽然赞同事物存在着一个理，即物自体或本质，然而认为心理与物理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从而把其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给出了详细而多样的答案。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二元论代表人物笛卡儿认为，心理与物理是两种不同实体，心理能够思维而没有广延，物理具有广延而不能思维，因而分处两个不同的王国。这种思想被称为二元论，它不但在传统哲学家那里拥有较多的拥趸，而且深植于受到科学知识训练的专家学者和没有受到系统科学知识训练的普通民众的心底之中，以至于我们总是把心理王国从这个日常世界中独立出来。虽然，当代秉持二元论的哲学家不再坚持笛卡儿强硬的二元论形式，但是他们从独有的心理特征，如意向性、感受性这些“新大陆”出发，采用新颖的论证形式，如模态论证、知识论证、蝙蝠论证等，发展出了属性二元论。所有二元论均表明我们存在着一个心理的世界，心理是不同于物理的；取消心理的地位，我们的人类文化世界将会轰然倒塌。基于此，二元论假定心理实在的真实性而为普通民众、专家学者所赞同，并且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人类的各种行为活动。

一贯精细和认真的某些哲学家发现，虽然二元论可以解释许多问题，但是面临致命性的缺陷：如果心理与物理是不同的，那么它存在于我们日常世界的何处？即便它存在于我们世界之中，两个不同质的实在之间如何作用？（笛卡儿的“松果腺”解释已经过时，并且科学证明也并不存在连接心理与物理的实体）如果它们存在因果关联，它们是遵循物理因果法则还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因果法则呢？或者说心理可以同物理原因一样的地位而作用于物理世界？等等。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如果二元论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应当坚持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心理与物理之间并没有必然分裂的鸿沟。

消除心理与物理界限的唯物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和中国春秋时代的五行说。米利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泰勒斯说“万物有灵”，整个宇宙都是有生命的，因此心理应当是物理的部分。这种思想被后来的原子论所继承。德谟克利特提出了“灵魂原子”的说法，灵魂或心理只不过是大量精细的原子构成，受到自然法则的控制，灵魂原子离肉体而去，四处飞散，人的灵魂也随之消散。中国的五行说认为心在五行属火，位于心脏，主血脉，藏神志，

也就是说，心分血肉之心和神明之心，前者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后者主宰神志，精神之舍也。中国的传统唯物主义在对待心理与物理关系上，不像西方传统唯物主义把心理完全等同于物理，而具有现代唯物主义的功能主义之实质。它认为心理不同于物理，虽然心为阳脏而主阳气，但是脏器并不是心理，“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心理是神志，神分成五个方面，并分属于五脏，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五脏各有所属，它们共同构成人的思维意识活动，是五脏的功能表现。因此，形具而神生，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然而，中国的传统唯物主义缺乏应有的自然科学作为支撑，同时缺乏对于心理与物理的形而上的梳理，自然难敌二元论的狂轰滥炸。西方传统唯物主义虽然消解了实体二元论留下的难题，但是它追求绝对的还原主义并走向了极端，因而无法回答当代二元论所提出的心理的独有属性本质问题。第一种属性是心理的感受性。心理的感受性是指心理现象所呈现出的现象特征，它具有主观性、私人性、第一人称性，而与人的身体感觉、情绪体验有关，像诗词中所描述的“人比黄花瘦”的凄凉感、“大漠孤烟直”的悲壮感。著名的蝙蝠论证提出者、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认为，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心理就是物理的，我们只需要掌握物理的知识就可以获得心理的知识，然而即使我们知道蝙蝠的所有生理构造，也知道蝙蝠发出超声波由声呐或回声来感知物理的距离、大小和形状，甚至可以模拟出蝙蝠接收到超声波而出现的神经冲动，但是人类仍无法知道蝙蝠脑中那种神经冲动是什么感觉，或者说我们无法知道身为一只蝙蝠的感觉是怎样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唯物主义一定遗漏了什么东西，起码心理感受是无法还原为物理知识的。

第二种属性是心理的意向性。意向性是指人们心理意识活动、过程状态总是关于或指向某种内容的特性。例如，著名心理学家布伦塔诺认为：“每种心理现象都包含把自身之内的某东西作为对象，尽管方式各不相同。在表象中，有某种东西被表象了；在判断中，有某种东西被肯定或被否定了；……在愿望中，有某种东西被期望；等等。意向这种内在存在性是心理现象独有的特征。任何物理现象都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给心理现象下定义，

即心理现象是那种在自身中以意向的方式涉及对象的现象。”^① 对于这种意向性特征，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曾经提出了一个反对唯物主义之功能主义的中文屋论证。塞尔说，如果按照功能主义的思想，心理与物理类似于机器的软件与硬件，那么机器也是可以思维的，即通过了图灵测试。他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思维实验：假定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人，被锁在一个有两个窗口和一部说明书的屋子中；从一个窗口递入用中文写着的问题的纸条，屋里人根据说明书将这些纸条与写有中文符号的答案从另一个窗口递出。塞尔相信，这个不懂中文的人就像一个计算机，只会按照程序来加工所接受的东西，因此可以通过图灵测试，但是他仍然不懂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意义或内容是什么。塞尔表明，唯物主义，起码功能主义不能解决心理的意向性问题。

正是这些心理属性的难题催生了当代唯物主义的兴起。当代唯物主义一改过去传统唯物主义在解决心理与物理关系时的粗糙的说明与武断的结论，而倾向于精细论证和细致分析。因此，当代西方学者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唯物主义，而把当代唯物主义称为物理主义。这种物理主义在心灵哲学领域中最典型。“从心灵哲学来看，20 世纪已经是物理主义的世纪”^② “任何时代都有它的世界观，在当代哲学中，‘物理主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在过去约 60 年里，物理主义或物理论（physicalism）确实成为出现频率较多、争鸣较为激烈的哲学流派。在一本由美国学者孔斯（Robert C. Koons）和比尔（Geroge Bealer）编撰的《唯物主义的衰落》的引言中，他们共列举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以来至今天活跃在哲学舞台上或坚持物理主义或反对物理主义的哲学家，约 50 名。^④ 这还不包括已故哲学家，如戴维森（D. Davidson）、大卫·刘易斯（D. Lewis）等。

为什么物理主义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会大行其道呢？当然，物理主义兴起的原因十分复杂（这在后面章节会有详述），但是我们还是先从现代西方哲学危机

① 高新民：《心灵与身体——心灵哲学中的新二元论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308 页。

② Walter S. Heckmann H-D. *Physicalism and Mental Causation: The Metaphysics of Mind and Action*, Charlottesville: Imprint Academic, 2003.

③ Loewer B, Gillett C. *Physic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

④ Koons R C, Bealer G. *The Waning of Mat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ix.

开始谈起。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西方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终极实在的问题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应当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黑格尔所提供的完美的、无所不包的体系纯粹是一种无意义的陈述。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和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对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完全可以科学的解释来取代。一般认为，物理主义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这个由一群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组成的沙龙性质的学术团体共同向世界宣称，反对形而上学，捍卫科学的世界观，即“通过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经验材料而达到的统一的科学。科学中每一个陈述的意义必须通过还原到有关给予的陈述来说明”^①。对于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来说，他们相信物理学的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能够“满足这个特定种类概念系统的条件，因此，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物理主义’”^②。

如果说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最初提出的物理主义这个概念还只是一种科学纲领（因此有些学者称物理主义只是一经验的命题），当代物理主义不再被认为只是一种认识论主张，因为它触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心理与物理的关系。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说，即使是认识论也是根据对知识与心灵的性质的理解来进行的，心灵过程是成为知识可能的基础。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认为，认识论就是生物学自身的运用；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形象地把人类认识称为“除了物理学，其余皆是集邮”。然而，当代自然科学有多种，有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甚至物理学也有宏观物理学、微观物理学，哪一个自然科学可以作为我们对世界的真实描述？如果我们把物理学作为最基础的科学，那么物理学描述的世界就是我们的真实世界吗？其他自然科学与物理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否同一于或被物理学所取代呢？接下来，又有更深层次问题出现：物理学为什么具有基础性地位？物理学为什么具有解释上的优先性？这都是科学主义需要回答的问题，也被称为“多学科问题”。多学科问题已经涉及科学主义所当初最不愿碰到的形而上学的问题：物理学所描述的实在为何具有第一性？如果我们相信物理实在具有第

① 纽拉特：《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哲学译丛》第 1 期，1994 年，第 40 页。

② 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142 页。

一性，那这就是一种形而上的命题，即物理主义。当代物理主义对于心理与物理的关系探讨已经转变成心与身、心与大脑的关系探讨。无论如何，美国学者波义德 (Richard Boyd)^① 认为，物理主义是“深化我们对自身及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理解的纲领，它根源于古代，并历经千年而牢牢不倒（期间虽有时代变迁，但并没有根本变化），直到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仍然似乎是唯一值得探究的形而上学纲领”^②。

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物理主义开始打出鲜明的旗帜。起初是一群澳大利亚哲学家在心身问题上提出的，如斯马特 (J. J. C. Smart)、阿姆斯特朗 (S. Armstrong) 等。他们高举“同一论”大旗，其新颖而大胆的主张令英美哲学界的学者或学生激动不已。然而，这个时期注定是沉寂多年的唯物主义开始复苏的时代，各种物理主义在自然科学促进下，于心灵哲学这个年轻的学科领域雨后春笋般地呈现出来。当代西方物理主义者分别根据现有的材料、证据及论证不断推出各种物理主义或反物理主义观点，其视角独特而新颖，论证大胆而巧妙，类型多样而更为细化，而且有时较有影响的理论出现前后相距仅 10 年。可以说，当代物理主义进入到了一个急剧变化的发展时期。功能主义、取消物理主义、随附物理主义、构成物理主义、实现物理主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有学者把当代出现的物理主义类型归纳成如图 0-1 所示）。物理主义发展的蓬勃势头，表明西方唯物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作为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物理主义有着年轻的历史。截至目前，各种哲学文献和著述“仍没有清晰而详尽地说明物理主义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因此许多批评者从不同层面批评物理主义就没有太多的意义。……进一步讲，在关于物理主义应当如何表达上很少有一致的看法，也没有集中地讨论什么可以作为较好或较差的物理主义原则表述”^③。也就是说，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尚缺乏清晰而明确的对物理主义的表述，以至于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解与争论。尽管奥本海默 (Paul Oppenheim) 和普特南 (Hilary Putnam) 于 1958 年详细地阐释了微观物理主义这个还原论表述，但并没有引起

^① Boyd R. Materialism without reductionism; what physicalism does not entail//Block N. Reading in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86.

^② Poland J. Physicalism;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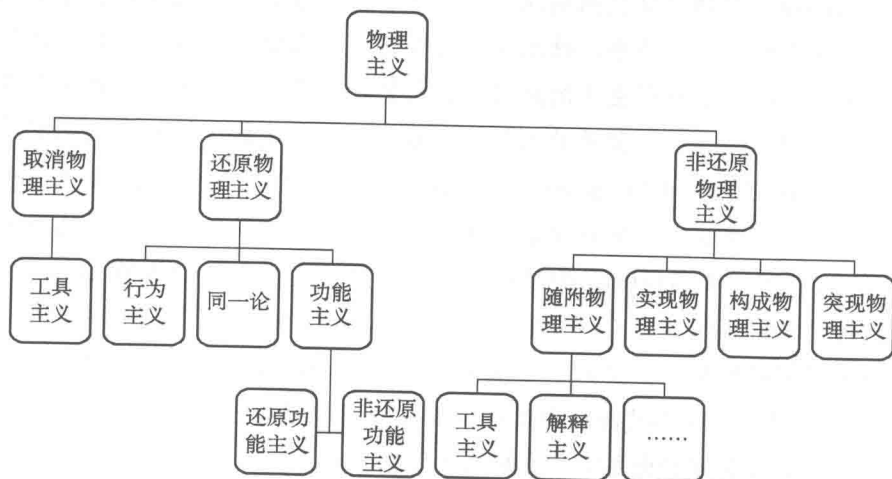


图 0-1 物理主义的类型

当时西方哲学界足够的重视。^① 只有后来的哲学家戴维森提出了非还原物理主义的一种形式——异常一元论才引起了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 (Alfred Jules Ayer)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著的《二十世纪哲学》中单独列出“物理主义”一章, 介绍了以“澳大利亚异端”为代表的同一论以及戴维森的异常一元论。^② 1990 年在德国比勒费尔德 (Bielefeld) 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举办了“突现、随附和还原物理主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突现抑或还原: 论非还原物理主义前景》一书^③, 包含了非还原物理主义各种类型的讨论。总之, 此时物理主义的研究还处在混乱和不尽如人意的状态, 因此对于物理主义细致的探讨和适当的评价, 特别对研究物理主义产生的动机、表述形式及基本原则的深入研究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任务。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不少哲学家如波义德、菲尔德 (H. Field)、福多 (J. Fodor)、弗里德曼 (M. Friedman)、赫尔曼 (C. Hellman)、汤普森

^① Paul O, Hilary P. The disunity of science as a working hypothesis,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58, 2; pp. 3-36.

^②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 李步楼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

^③ Beckermann A, Flor H, Kim J. Emergence or Reduction? Essays on the Prospects of Nonreductive Physicalism,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1992.

(D. Thompson) 等围绕某些问题深入探讨和研究物理主义。例如, 物理主义的
决定论和随附性之间的关系, 物理主义的最低限度表述, 物理的基础, 物理主
义的主要内容, 以及物理主义的意义等。从目前来看, 西方学者对物理主义研
究由原来个别的、零星的散见进入到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时代。按照美国哲学家
霍根 (Terence Edward Horgan) 的说法, 现代的唯物主义进入到理论化的时
期。各种对物理主义的研究论文、专著纷纷出现, 如波兰德的《物理主义: 哲
学基础》^①、赫托 (D. Hutto) 的《超越物理主义》^②、沃尔特 (S. Walten) 和赫
克曼 (H. Heckmann) 的《物理主义和因果性》^③、金在权 (J. kim) 的《物理主
义或者近乎完美的物理主义》^④、休梅克 (Sydney Shoemaker) 的《实现物理主
义》^⑤、斯图尔加 (D. Stoljar) 的《物理主义》^⑥, 以及以唯物主义面目讨论物理
主义的著作, 如孔斯和比尔的《唯物主义的衰落》^⑦ 等。

事实证明, 物理主义在西方哲学界乃至思想界已经成为重要的思想流派。^⑧
李幼蒸在翻译 R. 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提出, 非还原物理主义已经成为
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想类型, 它反映了美国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发展的最新趋
势。^⑨ 这一发展趋势随着罗蒂踏上中国的土地, 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非还
原物理主义”的演讲而为中国学者所关注。虽然此前, 也有中国学者介绍了西

① Poland J. *Physicalism: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② Hutto D. *Beyond Physicalis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③ Walter S, Heckmann H-D. *Physicalism and Mental Causation: The Metaphysics of Mind and Action*, Charlottesville: Imprint Academic, 2003.

④ Kim J. *Physicalism, or Something near Enoug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⑤ Shoemaker S. *Physical Re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⑥ Stoljar D. *Physic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0.

⑦ Koons R C, Bealer G. *The Waning of Mat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⑧ 如叶峰在《我为什么相信自然主义及物理主义》(《哲学评论》第10辑,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中说, 2009年曾有一个针对哲学系教授与学生的哲学观点调查, 调查了以英语国家为主的99个哲学系的3000多名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等(教师及已有博士学位者占55%以上)。其中对“心灵: 物理主义或非物理主义(Mind: physicalism or non-physicalism)”这个问题, 大约5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物理主义, 而只有大约2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非物理主义, 剩下的选择了“问题有歧义”“不熟悉这个问题”“某种中间的观点”等其他选项。笔者对于这个调查出处真伪不置可否, 但由于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可能对于熟悉这个领域发展的教师或学生也许会赞同, 也可能说明唯物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⑨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 李幼蒸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 第441页。

方逻辑经验主义的物理主义，如舒炜光在1983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就发表了《物理主义》一文，但是他主要关注到卡尔纳普、纽拉特的物理主义，而这种物理主义主要关注于语言问题，并没有真正触及后面的本体论问题，甚至没有提到同一论。罗蒂对戴维森非还原物理主义的介绍与评述让中国学者耳目一新，甚至要比本格20世纪80年代所提到的科学唯物主义或者突现唯物主义引入到中国产生的震动还强烈。然而，真正让中国学者关注西方物理主义的还是华中师范大学的高新民教授。他在研究西方心灵哲学过程中发现，物理主义竟然是西方心灵哲学中的主流。在《现代西方心灵哲学》^①这本被评为“金岳霖学术奖”的书中，他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行为主义、同一论、功能主义、取消唯物主义等西方物理主义的主要形式，并呼吁中国学者要关注这一学术动向。此外，他还一些期刊上发表了重视取消唯物主义、同一论的论文。随着具有海外经历的中国学者的回归，他们也开始把西方物理主义的发展最新现状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热风在1997年的《哲学动态》中详细介绍了物理主义的两种形式，即随附^②物理主义和构成物理主义。她说，“这两种形式的物理主义已经成为物理主义的主导潮流”，但是它们又存在着根本的困境，“所以现在或许是我们对物理主义本身作彻底反思的时候了”。^③2001年，唐热风出版了《心·身·世界》^④一书，书中系统介绍了各种物理主义。无独有偶，田平这个直接受到图兰大学哲学教授、西方心灵哲学家博格丹（Radu J. Bogdan）指导的海归学者，也于2000年出版了《自然化的心灵》一书介绍物理主义。进入21世纪，随着心灵哲学在中国的逐渐升温，物理主义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对象，他们或者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或者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研究物理主义在西方哲学如此兴盛的“奇特”现象，主动地跟踪物理主义的研究前沿，如物理主义的新类型、新论证，以及物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二元

① 高新民：《现代西方心灵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即“supervenience”。国内翻译存在争议，后面有详述。笔者这里采用华中师范大学高新民教授的“随附”。

③ 唐热风：《物理主义的新形式——伴随物理主义和构成物理主义》，《哲学动态》第8期，1997年，第30-33页。

④ 唐热风：《心·身·世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论的关系。在2012年，国内还召开了“从唯物主义到物理主义”学术讨论会^①。

物理主义在当代西方哲学如火如荼地发展，与此相伴而生出激烈的争论。有些争论确实促进了物理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有些争论却是表面上的、无谓的争论。造成无谓的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物理主义飞速发展使得不少学者之间没有形成可以通约的范式，相互争论却无的放矢，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或假设而不顾其他。为了对物理主义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必须找出物理主义或反物理主义的基本预设或假设。因为“尽管基本假设经常难以清晰地理解，但是这些假设对精妙构造的哲学争论、问题和方案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然而，幸运的是，哲学家近来开始对物理主义持续考察，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物理主义如何确切地表达，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是否证明为正当的，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成为近来讨论的主题”。^② 随着物理主义发展及研究的深入，学界形成了以下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一，物理主义的表述问题。讨论物理主义，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物理主义。一般而言，物理主义就是指所有存在的现象都是物理的。但是这样的陈述是含混不清的，如同哲学家经常批评归纳主义者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一样有着致命的缺陷。哲学家可以对“所有存在的现象都是物理的”提出：①什么是物理的，即著名的“亨佩尔难题”；即使给出了物理的说法，然而②“所有现象都是物理的”这句陈述中“是”如何理解，它是“同一”“随附”“突现”“实现”或“构成”吗？③这句陈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如果是必然的，它是先验的还是后验的？斯图尔加把物理主义表述分成解释问题与真值问题。解释问题是指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所有现象都是物理的，它又分成完备性问题和条件问题。完备性问题是指物理主义的适用范围问题，条件问题是指事件满足什么条件才是物理的。真值问题是指物理主义如何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问题。

第二，物理主义的核心思想。如果说物理主义表述是物理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当我们追问判断物理主义表述的标准是什么，物理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成为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作为一种世界观，物理主义有着自己的基本内容，

^① 2012年由《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东华大学合办的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部分刊登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期。

^② Loewer B, Gillett C. *Physic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

以区别于传统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等哲学理论。物理主义的核心内容，一般认为包括两个部分：本体论上，所有现象都是或依赖于物理现象的，客观存在的只有物理现象；认识论上，物理解释具有优先性。然而，也有不少物理主义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归纳，如认为所有现象虽然都依赖于物理现象，但物理现象并不具有解释优先性。

第三，物理主义论证问题。缺乏论证的主张是无法立足的。传统唯物主义因为没有鲜明的论证或者说在论证上不如二元论或唯心主义而备受指责。虽然物理主义产生于20世纪是与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进展特别是物理学的成果分不开的，这为物理主义提供了经验支持，但是真正促使物理主义发展的却是鲜明的论证出现。在各种反物理主义论证攻击下，金在权等发展出“物理因果完备性”和“物理解释排他性”来论证物理主义。当然，物理因果闭合论证不但引起反物理主义的反驳，同时在物理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争论。

第四，物理主义类型问题。关于物理主义的类型有不同的分法，如有还原、随附与取消物理主义之分，也有还原与非还原物理主义之分，更具体的则有同一论、功能主义、取消唯物主义。即使同一论，也有类型同一论和个例同一论之别。这也是当前物理主义争论最多的领域，直接影响到对物理主义的评论。例如，有学者认为，根据物理主义的核心内容或精神实质，物理主义只有一种类型，即同一论，但反物理主义继续就物理主义的整体困难提出了千奇百怪的论证，如僵尸论证、蝙蝠论证、颠倒光谱论证、感受性空缺论证、非具身论证、知识论证等，物理主义为此对“非还原性”充分解释，提出了随附物理主义、构成物理主义、实现物理主义，甚至提出了一种极端的形式——取消物理主义。随附物理主义、构成物理主义、实现物理主义等包含着“性质二元论”的物理主义。性质二元论的困难造成了“现象概念策略”运动，即转向概念二元论的物理主义。

第五，“概念革命”与后分析物理主义。当代物理主义者已经开始认识我们依靠内省的心理概念与依靠观察的物理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主要源于我们的心理概念本质上是模糊的，先验上存在着某种“原型”结构。尽管取消物理主义开始了概念革命的尝试，但只到近来才引起了足够的重视，由此物理主义进入到“后分析时代”。目前有三种倾向：其一，心理属性和事件随附于物理属性和事件，但这种随附性是一种整体性，或者规范性，甚至是非具身性；